

皇清經解

5712
478
56



123

56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四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隱公

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說者謂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後年子無知遂篡齊實由親愛

之已甚也春秋凡稱弟者皆譏其不然乎文武賢親並建姬姓之國五十三周之子弟苟不狂惑皆莫不為天下之顯諸

侯曷嘗不親愛之哉乃云親愛之已甚遂開篡弑之階是必疎遠之而後可也其說悖矣春秋凡稱弟者皆親親也說見

卷十五冬大王使凡伯來聘九年春天子公穀作天王使南季來聘

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夏傳曰始平于齊也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何氏休曰聘者問也古者諸侯朝罷

朝聘為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

曰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較讀為覺詩有覺德行

仁
478
56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

於我舉其貴者也范氏甯曰聘例時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南氏姓也季

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范氏甯曰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頻以除邦國

之隱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

天子有下聘之義傳云非正未詳

桓公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桓

年齊使來聘致夫人也成八年宋使來聘聘共姬也齊使在魯逆女之後宋使在宋納幣之前經惟書聘傳詳其事春秋

之通例也趙匡力攻左傳不斥聘共姬獨斥致夫人爲妄甚矣趙匡之妄也左氏據魯史爲傳安有魯史無文而左氏鑿

空自造乎

左傳三年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四年夏周宰渠伯糾

來聘父在故名五年仍叔之子弱也經在從王伐鄭前傳在後又兩書秋

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

下大夫也何氏休曰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禮君於臣

不名者五諸父兄不名王札子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貽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

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何氏休曰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

穀梁傳任叔之子者任卽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

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莊公

二十有三年春祭叔來聘夏荆人來聘二十有五年春陳侯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二

使女叔來聘

左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穀梁傳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荆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女叔來聘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僖公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三十有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

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三十二年春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文公

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十有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秋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

將伐晉襄仲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
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
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
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
無陋矣厚賄之

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
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遂者何
遂與
術通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
繆公卒於
文六年是
時康公
六年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萩即何也以其來我襲之也

宣公

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秋劉康公來報聘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康公即

季子劉其采

師伐邾取繹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

聘

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

其貴奈何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日子尊之也聘問也

成公

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四
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晉侯使卻驪來聘十有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四

左傳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平良夫來聘且尋盟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八公立

三年春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時葬晉景公止公使送葬公請受盟而後

使歸卻孺來聘且涖盟十八年夏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

聘且拜朝也時悼公初立公如晉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公羊傳晉荀庚衛孫良夫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

也

襄公

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八年冬晉

侯使士匄來聘十有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十有五年春

宋公使向戌來聘二十有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二十有

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二十有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吳子使札來聘吳與魯同姓春秋以其僭稱王而貶之故於其來聘也則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申來伯

使衛同文說者以札讓國而國亂春秋非貶吳乃貶札也札本壽夢幼子不當立何讓之有且壽夢欲立季札猶魯惠公

欲立桓公皆不正魯之禍惠公為之吳之亂亦壽夢啟之反

卑季札悖矣泰伯以兄讓弟故孔子稱其三讓季札非讓也

固無可褒亦無可貶貶札之說愚所不知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左傳元年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

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五

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七年秋季武子如衛

報子叔之聘元且辭緩報非貳也冬十月衛孫文子來聘

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八年冬晉范宣子來聘

且拜公之辱是年春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十二年夏晉

士魴來聘且拜師前年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二十六年晉人爲孫氏故

召諸侯將以討衛也是年衛侵戚東鄙又殺晉戍三百人夏中行穆子來聘

召公也召公會澶淵以討衛疆戚田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叔孫與

慶封食聘禮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二十九年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是年仲孫羯會晉荀盈及諸侯之大夫城杞公享之展

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

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鄼鼓父黨叔

爲一耦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請觀見聘禮其出聘也通

嗣君也吳子餘祭立故遂聘于齊聘於鄭適衛自衛如晉三十

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鄭敖立

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

賢乎季子讓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

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

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

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遠罷無傳

何氏休謂公數如晉希見答今楚來聘故喜錄之言公五朝而晉兩聘故曰希公一朝楚楚亦一聘魯故曰喜錄之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

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昭公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十有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二十有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代趙武

禮也觀書於太史氏季札觀樂韓起觀書皆先請後觀禮也見易象與魯春

秋日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也公享之既享宴於季氏聘禮大夫於賓有饗食而無宴宴者饗之終立行享坐行宴也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初立享之為賦蒹葭

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言令

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

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

為士鞅十四年傳司徒老祁愿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是也劉炫曰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饗餼五牢

鮑國加二牢故七牢又引鄭注卿五牢大夫三十大牢而已士鞅怒魯人恐加四牢焉

為十一牢

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生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以此建諸侯以比親此一陽當位而下交之象故天子之於萬國之諸侯朝覲宗遇會同之外又有存頒省聘問之禮焉所以撫邦國而親諸侯也周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時聘曰問殷頒曰視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大行人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贈以補諸侯之裁所謂問問者歲徧存三歲徧頒五歲徧省十二歲一巡守以巡守之明歲為始自五歲

之後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言語者五方之言辭命者六辭之命故名譯官諭之使通協之使同九歲省而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書名有三皇五帝聲音有淫過慢凶故屬諸史或讀之或達之或贊之屬諸瞽或展之或合之或辨之則書文同而樂文亦同矣至十一歲又徧省之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灋則瑞在典瑞節在掌節牢禮在掌客丈尺爲度釜鐘爲量數有九數器有百工八灋治官府八則治都鄙達同成修皆以法式等齊之蓋先王所以親諸侯者如此而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曰問每歲一往大曰聘間歲乃行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者又如此至春秋而天王不

巡守存煩省之禮皆不行天王遣使來聘惟隱桓之時凡五見僖三十年宣十年各一見而已所謂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者僅見於定之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賑穀梁子曰石尙欲書春秋諫日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賑貴復正也蓋自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歷成襄昭三公百有餘年天王不行禮於魯至是始復行之故穀梁有貴復正之說而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又云聘諸侯非正其說前後如出兩人蓋穀梁之徒以意說而非本於師說有所受之者爲師說無所受之者爲意說後世無師唐宋俗儒皆好意說遂喜而從之以爲聘問而天王下聘猶朝覲而天子下堂皆衰周之失禮也如其然則朝聘以時有來而無往列國不相朝天王不報聘周官未足信

春秋朝聘之書於冊者皆譏也有是理哉若夫諸侯之邦交大國朝而小國聘其禮備見於春秋隱桓以前東諸侯之外未聞有來聘者南則楚西則秦皆大國而荆人來聘始見於莊之二十三年猶未有君臣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不稱使有臣無君非尊之乃抑之穀梁謂權在屈完故不言使則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亦權在國佐易爲而獨稱使乎且召陵之師諸侯在焉爰婁之師大夫而已齊稱使而楚不稱使明楚未可同於齊也及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始有君有臣矣然大夫猶未氏也及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由是大夫稱氏同於中國焉秦至穆公而始大文三年傳稱秦伯伐晉經書秦人遂霸西戎而任好之卒不志於春秋者以其僻在西戎未通王帛之使也故

春秋卒楚子旅

宣十年

而不卒秦伯任好說者謂楚莊賢故卒之

則秦穆亦有賢名奚爲而不卒乎及文六年穆公卒康公立康公三年當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始從荆人來聘之例而書秦人外之也及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亦如楚子使椒而不氏則春秋抑秦甚於楚矣至是秦始聘於魯知其亦聘於周生既聘死必赴赴於天子則稱名故文十八年秦康公罃卒宣四年秦共公稻卒皆稱名自是後王帛之使遂絕於魯知其亦絕於周故秦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春秋四書秦伯卒而不名生不聘死不赴也死不赴曷爲書卒赴於魯不赴於周故不名而書卒且景哀惠三公魯皆遣使會其葬矣既書葬又安得不書卒公羊以秦爲夷信矣乎然謂獨罃稻以嫡立故名餘皆

匿嫡之名愚未敢信也左傳乃謂未同盟故不名則秦康公與共公未聞與魯同盟曷為瑩稱獨名哉說者謂諸侯之於天子侯不朝貢而以聘禮上問如邦交為伉此俗儒之異說也大宗伯賓禮有八朝宗覲遇會同之後即繼之以時聘曰問殷頑曰視此問與視非諸侯聘於天子之禮乎且中庸明言朝聘以時蓋諸侯朝聘天子各以其時左傳亦云晉韓宣子聘於周辭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王曰辭不失舊此諸侯聘於天子之辭所謂時事者非聘而何俗儒好為異說以駁先賢顧以鄭氏釋周官為誤始於啖趙後人皆附會之吾所不取

莊公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

左傳經文公伐齊納糾孔疏云今定本經文糾之上有子字

左傳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羊傳納者何人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

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

可納者謂公及齊大夫盟于暨之時齊繼而後伐故

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公穀皆不言暨子以糾非暨人之子也故何休范甯之說皆不

取

僖公

二十有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南頓縣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頓迫于陳

而奔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今南頓故城在頓南三十餘里

左傳秋秦晉伐鄆楚鬬克

申公屈禦寇息公子儀以申息之師

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

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

人反矣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

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公羊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

文公

十有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公羊作接古接捷通

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纓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纓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纓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

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纓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也義實不克爾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穀梁傳是卻缺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穀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八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纓且齊出也纓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宣公

十有一年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傳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

西氏遂入陳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故書曰楚子八

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春秋書入書納皆非禮也傳似失之

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言非陳侯不當言納納公黨與也陳侯

在晉故納其黨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

國制人之上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昭公

十有二年春旅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六年齊侯

伐北燕將納簡公受賂而還故不言納也

左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陽即唐中唐有唐縣因其

衆也因唐之衆

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

伯也

哀公

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聩出奔宋

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靈公子子南公曰余無子將立

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

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

子郕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郕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

有之郕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立輒非靈公命受命乎靈公而立輒蓋見經有衛

曼姑聞戚之文而以意度之也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

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綽八人

衰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

左氏春秋定本

說者謂公納讎子故書

以示譏非也子糾者齊僖公之子與魯何讎而謂之讎子哉昭

十三年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管子小匡篇曰齊

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

是為襄公

小匡不足信以與左傳合故取之

宋儒不信左傳及管子遂以子糾

小白皆襄公子絕無所據而以意度之不亦異乎

史記齊世家襄公弟次糾

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小白母衛女

見左傳子糾魯女之子未聞必有所據非臆說也

之外祖父子糾其舅也又子糾長當立春秋書公伐齊納子糾

伐者伐有臯也齊大夫既與公盟而復背之則臯在齊矣故直

書公伐而不諱焉及小白入而葬襄公其國已定公不量力而

復興師故乾時之戰不言公諱之也春盟夏伐至秋乃戰既敗

而懼遂殺子糾取者取諸魯也公羊以為內讎蓋齊人脅我使

我殺之故特書取納之者何心殺之者又何心君子以莊公為

病矣穀梁曰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言取病內也信哉

皆同趙匡駁之乃云齊自殺之非魯殺也皆實魯殺則當書云

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書取吾聞君使臣齊魯非君臣安得稱

使且春秋雖天王之命亦無使我之父以其不成辭也子糾在

魯齊人安能殺之明其脅我故特書取趙匡之說鄙且陋其妄

不待辨而自明然宋儒稱其卓識學者惑焉故不得不辨子糾

讐人之子發自范甯成於啖助絕無所據而啖助妄托諸穀梁

案穀梁並無文惟云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

亡而已安可便云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子乎若果係讐子納之

則非殺之何病穀梁又安得云言取病內也然謂當可納而不

納齊變而後伐則似不然小白有國高為內主有鮑叔牙賓須

無隄朋為輔佐有莒衛為外主故先糾而出

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

小白出奔莒趙匡駁之曰案莒近齊小國而襄公強而無道鮑叔如何輒敢將公子奔之而獲安乎此左傳紀實事也趙匡無據以意駁之妄甚陋甚又駁杜注子糾小白皆僖公之子杜預注本左傳及諸子之書趙匡更有何據哉其意以爲稱子糾則時君之子猶稱子叔姬則時君之女並無實據皆臆說也亦先糾而入羽翼成而助之者眾矣僖有寵子國有奧主天所命也子糾無寵於僖無主於內焉能得國乎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弗克者譏之乎抑善之乎曰善之也其義見於易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因而反則也九四欲同於二而三爲墉以隔之故曰乘其墉晉趙盾帥師長轂八百乘縣地千里越國而至於邾乘墉之象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不言帥師避不辭晉人帥師而稱人者以此新城之盟邾人不與故謀納捷菑不言伐

者邾無辜也公羊以爲弗克納者大之大之者美之趙匡曰此乃譏其不量事而勞師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同人九四爻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曷爲繫之以吉哉蓋有過能改聞義能徙善之大者非徒无咎而已且未聞有善補過而猶譏之者也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後之學者詳之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周禮則斥周禮爲僞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不敢斥之爲僞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妄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曷爲不可相通學者詳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戚衛邑曷爲弗屬之衛蓋晉取之以居蒯瞶晉趙鞅亦在焉何以知之以是年鐵之戰知之鐵丘在戚城南齊人故傳曰登鐵上齊人輸范氏粟鄭人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則趙鞅在戚明矣趙鞅與蒯瞶同在戚故衛世子與簡子同敗鄭師元年

齊衛圍五鹿又取棘蒲三年齊衛圍戚四年齊衛復圍五鹿皆齊衛聯兵以救范氏五鹿棘蒲及戚皆晉地也如謂齊衛以蒯瞶在戚而圍之曷爲哀五年范氏既平之後未聞齊衛復圍戚哉且哀三年齊衛圍戚至十六年蒯瞶自戚入于衛在戚十有三年未嘗有一矢相加遺也蓋衛不迎亦不距父子等於行路矣故孔子傷之而有正名之說者以此蒯瞶父子行同禽獸詳見於傳固不待言然以圍戚爲距父則非也故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餘說見前起匡駁公羊乃云若不言伐齊言伐也晉人納捷菑于邾曷爲不言伐者伐有邾也衛輒不禰其父而禰其祖則人倫亂矣臯莫大於亂人倫晉趙鞅納衛世子蒯瞶曷爲不言伐伐者聲其臯而伐之義也春秋當書而褒之

曰晉趙鞅帥師伐衛納衛世子蒯瞶若是則可謂之義師矣春秋無義戰焉得有義師且趙鞅又安能行義哉是時諸侯交伐晉故取衛之戚以居蒯瞶共禦諸侯之師爾是以齊侯伐北燕不言納昭六年受其賂也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唐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皆不言伐一因其衆一取其地皆非義也

隱公

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無佗

左氏作駭

帥師入極五年秋衛師入

邾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邾

左氏作祊

庚寅我入邾十年秋宋

人衛人入鄭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十有一年秋七月

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

還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元年夏四月傳費伯帥師城郕序父費伯也傳文簡

略似有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鄭伯請釋泰山

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

祊不祀泰山也入祊無傳杜預謂桓元年卒易祊田知此時魯未肯受也如其然則鄭歸而魯不受

曷為直書十年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伐宋之師也是年我入祊平

齊侯鄭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不知何故入鄭蓋齊鄭伐伯伐宋

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王命伐宋冬齊人鄭人入邾討違王

命也十一年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王

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

東偏乃使公孫獲鄭之公孫處許西偏

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

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孔疏

穀梁以極為國賈云極戎邑也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衛師入邾將

尊師少稱將衛孫良父將卑師眾稱師公羊作盛將卑師

少稱人鄭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宛者何鄭之微

者也邾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

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

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穀梁傳入者

內弗受也向我邑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入

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邾國也將卑師眾曰師日入

惡者也庚寅我入邾邾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

邾國也

桓公

二年九月入杞

左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穀梁傳我入之也

隱八年我入邾此不言我故復發傳

莊公

十有四年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楚子以蔡侯滅息

事詳見傳

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閔公

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旌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人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僖公

二十年夏鄭人入滑二十有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人杞二十有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二十八年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三十年九月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

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過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經書入傳言滅

文公

五年夏秦人入都十有五年六月辛巳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十有二月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初都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新城之盟前

六月同盟於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謀納捷菑

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

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急戍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穀梁楊疏曰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也公羊

日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似非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宣公

十有一年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

左傳十一年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

討於少西氏遂入陳因縣陳陳侯在晉靈公子申叔時曰

夏徵舒弑其君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

州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

夷狄爲中國也

成公

七年秋吳入州來九年冬十有一月楚人入郢郢乃舊之都非別邑也

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

之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

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

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余必

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

晉敎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

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是年八月同盟於馬陵尋吳

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

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九年冬十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左

襄公

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季孫宿帥師救鄆

莒人伐我東鄙圍鄆

遂入鄆二

十有五年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二十五年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壘以待於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人數俘而出祝祫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昭公

十有八年六月邾人入鄆

左傳十八年六月邾人藉稻邾人襲鄆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鄆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鄆夫人而舍其女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辰吳人楚

左傳楚作郢

五年夏於越入吳

左傳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

從楚師及清發又敗之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
昇我以出庚辰吳人郢以班處宮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
中郎公闢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子期似王曰
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王割子期之
心以與隨人盟五年夏越入吳吳在楚也

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
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穀梁傳曰入易
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
滅也欲存楚也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

哀公

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十有三年夏於越入吳

左傳七年秋伐邾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
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因諸負瑕負瑕故有
繹宋人圍曹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
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
疆以歸殺之十三年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隊疇無餘
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
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
讎而弗殺也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
餘地獲謳陽越子至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
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

時吳方與晉爭長黃池王惡

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

公羊傳八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周官九伐曰眚曰伐曰壇曰削曰侵曰正曰殘曰杜曰滅而入無聞焉入者取而不有滅而仍存也曷爲取而不有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昬庚寅我八昬蓋言來歸者實未歸我欲取之鄭

人不肯故言八入者內弗受也鄭既來歸曷爲不肯鄭伯欲以昬易許故先歸昬若曰爾與我許我歸爾昬爾不與我許我焉肯歸爾昬乎及桓元年卒以昬易許然則易許者昬也曷爲以璧假許大而昬小不足以相當故加之璧言假者雖久假而後終歸之也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許者許田卽桓元年鄭所假者鄭箋云常一作嘗在薛之旁齊有孟嘗食邑於薛常與許皆有周公之廟及桓莊而常屬於齊許屬於鄭至僖公而常與許皆復歸於魯故曰復周公之宇夏者本我地昔失之今得之之辭也昬非我地我強入之故書以譏焉曷爲滅而仍存僖三十三年秦人入滑哀八年宋公入曹皆經言入傳言滅蓋滅而仍存故經言入而不言滅也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

滑國都于費謂之費滑水經注緱氏縣故滑費春秋滑國都莊
十六年同盟于幽滑伯與焉滑一名費猶宋一名商孟子所謂
費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晉或屬
鄭屬周者曰馮滑見定六年傳屬晉者曰虛滑見成十年傳屬鄭者曰費
滑見襄八年傳蓋滑介於周鄭之間仍為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
邾邳鄒費猶號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遂謂戰國無
費而以魯之費當之誤矣曹滅於哀之八年復見於哀之十四
年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甸服故
曰曹為伯甸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蓋宋雖滅曹仍為附庸于
宋故至戰國而尚有曹君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
仍存者也故春秋言入不言滅者以此定四年吳入郢哀七年

公入邾皆書日穀梁謂之惡人誠然亦有不盡然者襄二十五
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乃人之音者曷為而亦書日乎周官
行夫有媿惡而無禮者謂於無禮之中又有禮焉入人之國不
可以言禮若鄭子展人陳所謂無禮之禮也其無禮之禮奈何
鄭子展子產入陳命師無人公宮親御諸門又執摯而見陳侯
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
還君子以為有禮故書日以詳之惡則詳其惡善則詳其善故
善惡皆書日後之學者當知之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左傳謂
司空無駭人極費片父勝之序父費伯也元年夏四月傳費伯
帥師城郎不書于策者蓋費伯揚言城郎實潛謀入極故二師
合而勝之此行兵詭計特假此為名故不書於策城郎在隱九

年故知元年費伯之師非城郎也極乃近郎之地賈逵云戎邑不知何據當考

莊公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十有三年夏六月齊人滅

遂何休注公羊云滅遂不譚者其功未足以除惡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成之公羊傳譚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僖公

二年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五年秋八月楚人滅弦弦子

奔黃十年春王正月狄滅溫溫子奔衛十有二年夏楚人滅

黃十有七年夏滅項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

邢二十有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羊作隗何注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微

也國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秋楚關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應劭曰陽安有柏亭安陽有江亭弋陽有黃城皆漢之汝南郡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

衛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十七年夏師滅項淮之會前年公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地理志秣歸縣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楚之嫡嗣熊摯以廢疾居夔始治巫城後以疾移也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此服虔曰在巫之陽即歸鄉也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

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或謂晉滅虢說不

侯滅天子畿內國故諱之如其然則下陽曷為直言滅而不為之諱乎鄭語孔晁注曰熊摯者熊繹玄孫以有疾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經傳無文事無實據不足信也

公羊傳虢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虢首惡也曷為使虢首惡虢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宮之奇諫虢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虢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夏滅項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

乎執也

文公

四年秋楚人滅江五年秋楚人滅六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

曰同盟滅闕期曰江嬴姓蓋秦之同宗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六人叛楚即東夷五年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六故咎陶

國也禹封其少子以為國今六縣都陂中有公琴者即咎陶冢也楚謂冢為琴冬楚子燮滅蓼滅

文仲聞六與蓼滅曰咎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

無援哀哉

宣公

八年夏楚人滅舒蓼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疏云此年楚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人於蕭以叛則是蕭仍爲宋邑也十有五年六月癸卯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
滅赤狄甲氏及畱吁

左傳楚爲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疏云文五年滅蓼滅後更復故今滅之案文五

年滅六見於經滅蓼見於傳

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

還十二年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

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

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遂傳於蕭

經書戊寅滅蕭傳不言日亦不言滅疏云十二月無戊寅疑日誤傳無明

文闕疑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

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伯宗曰

必伐之狄有五臯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

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天反時爲災地反

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

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

潞酆舒奔魏魏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十六年春晉士會帥

師滅赤狄甲氏及畱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於王戊

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

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

子不可不記也離於夷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

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

子嬰兒賢也

成公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楚人滅舒庸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

敗於鄢陵

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

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囊師襲舒庸滅之

襄公

六年秋莒人滅鄆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十年夏五月甲午遂

滅偃陽

因祖會而滅之故曰遂

二十有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莒人滅鄆鄆恃賂也

鄆恃魯而慢莒故莒滅之

晉人以鄆故來討

曰何故亡鄆

鄆屬魯魯見滅故晉責魯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十一月

齊侯滅萊萊恃謀也

二年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

於鄭子國之來聘也

五年公子發來聘子產之父

四月晏弱城東陽而

遂圍萊

二年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偃之

甲寅堙之

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

是年三月

乙未王湫帥師及正

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

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

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於鄆高厚崔杼定

其田十年夏四月戊午會於柵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

封宋向戌焉丙寅圍之弗克荀偃士句請班師知伯怒曰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

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二十四年舒鳩人叛楚楚子使沈尹

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

乃還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合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疆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公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旣亡國有旣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言時實吳會諸侯滅傳陽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傳陽滅卑國月此日蓋爲遂耳案左傳晉荀偃上句滅偃陽吳無與焉此穀梁不知其事而以意逆之者

也偏穀
梁作傳

昭公

四年秋七月遂滅賴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十有三年冬十月吳滅州來十有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二十有二年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二十有四年冬吳滅巢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遷賴於鄢八年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
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十一年冬十一月楚子滅蔡
用隱大子于岡山十三年冬十月吳滅州來令尹子期請
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
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十
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
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
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
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經不日略之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
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

俘于文公二十三年秋七月吳人伐州來

州來滅于十三年蓋滅而仍存

故吳復伐之然則十三年吳入州來非滅也存疑以待後學

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

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燿

傳文戊辰晦闕設

戰于雞父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徵君

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二十四年冬十月楚子爲舟

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

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

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

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三十年吳

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二十七年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

鍾吾皆僚之黨也

二公子奔楚楚子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

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略不書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滅不日亦略之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昭二十四年吳

定公

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卑國滅皆君歸也獨楚子滅夔以夔子歸不日詳中國而略之也十有四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頓子牂歸十有五年二月辛丑楚

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頓沈許皆非蠻夷○定四年召陵之會頓胡在滕薛上莒邾下以此知頓胡

非蠻夷

左傳四年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十四年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吳之入楚也定四年胡子豹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何休注公羊云日者定哀滅例曰哀無滅國以定知之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則誅滅去之春秋之例君死曰滅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是故滅者滅其君也不滅其國仍立其子系之賢者以君其國焉春秋滅國無善辭被滅者未聞有鳥獸

之行滅之者亦未聞有仁義之師非能誅滅其君而去之徒利其土地而已滅與入相近而不同入者入其都不有其地也滅則有其地矣故滅而仍存則書入而春秋書滅亦非盡有其地又有滅而仍存者宣十二年楚子滅蕭蕭者宋附庸莊二十二年蕭叔朝公春秋附庸君例稱字邾儀父蕭叔皆其字杜預以蕭叔爲名獨邾儀父爲字臆說也稱字故知其爲附庸君蕭滅于宣十二年復見于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是蕭仍爲附庸于宋楚未嘗有其地也成七年吳入州來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昭二十三年傳稱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奔命救州來吳既滅州來而有其地矣曷爲吳人復伐之楚人復救之哉然則楚之州來猶宋之蕭雖滅而仍存也滅而仍存當書入曷爲書滅春秋書

法或舉其輕或舉其重入輕而滅重宋公滅曹

哀七年

曹無道而

宋入之舉其輕者臯曹也楚子入蕭蕭無臯而楚滅之舉其重者惡楚也州來雖滅而復見其後卒屬于吳吳以封季札故號延州來季子春秋書滅者以此國曰滅亦有邑而言滅者國之也國之者重之故曰滅凡滅國皆惡也尤惡於滅同姓之國禮曰諸侯不生名惟失國名滅同姓名春秋之諸侯失國皆名矣滅同姓而名者僅一見於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而他無聞焉於是後世俗儒不信三禮三傳遂謂晉滅虞虢楚滅夔皆同姓也曷爲皆不名而獨名衛侯燬是駁春秋非駁禮記也以爲因下文衛侯燬卒而誤稱名遂欲改春秋以爲就其說改春秋者始於唐之啖趙至宋儒益甚矣爲此說者全不知春秋大義而徒以私臆汨之不可以不辨滅號

者虞也虞不假道晉焉能越虞而滅虢哉故下陽之滅虞師爲主及再假之道不言滅虞而變文言執晉人執虞公所以末滅晉之

臯而獨臯虞

如俗儒之說當書晉侯詭諸滅虢遂滅虞如此則獨臯晉而虞之惡不著矣後世庸史皆饒爲之曷

爲游夏不能贊一辭也

杜預不知變文言執臯虞之義而猥以晉之修祀

歸貢故不稱名失之甚矣虞虢不言滅又安得稱名春秋比事屬辭夫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魯衛爲秉禮之國文公又衛之賢君鄘詩定之方中及干旄皆美衛文而作春秋責備賢者故於衛之滅邢也稱名以臯之且書之詳責之厚若夫楚之熊摯以廢疾而自竄于夔遂爲楚之屬國在巫之陽僻處歸鄉故春秋於楚之滅夔也書之略責之薄以其不足詳也故略之又以其不足責也故薄之乃欲以楚同於衛夔等於邢則春秋

之權衡安在哉僖十七年滅項公穀以爲齊桓滅之非也其意謂莊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是時齊桓未建霸功故直書而不諱至是有存亡繼絕之功功足以掩過故諱而不書此不信國史而以意說吾聞君子薄責庸衆而厚責賢人安得以存亡繼絕之功而掩其滅國之臯哉且吾聞爲親者諱爲尊者諱不聞爲賢者諱也齊桓實未嘗滅項而以滅項之臯歸之是厚誣賢者惡在其爲諱乎左氏記事詳而覈學者當從之勿爲異說所惑斯可矣文五年經書楚人滅六傳稱秋楚成大心仲歸滅六冬楚子燮滅蓼蓋六與蓼雖兩地而實一國故經書滅六而不書滅蓼也蓼一名六猶滑一名費咎陶之後偃姓說者謂咎陶生於曲阜偃地帝因賜姓曰偃是爲蓼侯蓼訛爲繆

一日繆侯謂之六蓼孔疏謂蓼滅復興故宣八年楚人復滅之
 案經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皆
 楚滅之乃羣舒也括地志謂六在壽州安豐縣高誘謂蓼在廬
 江雜於羣舒之地豈皆咎陶之後歟當考僖十年狄滅溫溫子
 奔衛二十五年襄王以溫與晉晉於是始啟南陽二十八年晉
 文會諸侯于溫溫即河陽杜預以為晉地謬甚蓋溫實京師襄
 王雖以溫原之田與晉乃近溫之田即蘇子之邑狄所滅者非
 以河陽與晉也案文元年晉襄伐衛及南陽使先且居晉臣伐
 衛而襄公朝王于溫則溫實京師益信矣後之學者詳焉春秋
虞公虢公皆稱公說者謂天子三公虞虢國名又云非國乃采
地此造為異說以亂經如晉滅虞虢以其非國也故不言滅則
溫亦司寇蘇公之采地曷為直書狄滅溫乎又云晉執三公不
道之甚則言執非臯虞乃臯晉也虞有可執之臯晉非執之之
 人故言執以臯虞稱人以貶晉如晉誠有所受之雖天
 子之三公執之而已矣又何有於虞而云不可執哉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四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五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五年冬十

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十年六月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是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

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

伐取之

左傳十年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

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郕

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秋七月庚寅鄭

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

鄭師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明因去年伐圍而取之故

不繫鄭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

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穀梁傳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辛

未取郕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鄭伯伐取之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僖公

三年夏徐人取舒孔疏徐在下邳舒在廬江在廬江者舒蓼也宣八年楚滅之當考二十有

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水經注引地理志壽張西北有胸城即須胸之地非東平須昌也水經濟水北逕須胸城西又北過須昌縣西京相璠曰須胸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胸是其本二十有六年

夏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有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

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

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
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紆禍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
其君焉禮也二十六年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冬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寅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
援楚申公叔侯戍之三十二年夏公伐邾取訾婁二十二年秋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曹縣諸魚門
報升陘之役

文公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左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

六年晉襄公驪卒

三月甲戌取須

句寅文公子焉非禮也

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

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宣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九年秋取根牟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左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

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九年秋取根牟言

易也十年秋師伐邾取繹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取向之辭也

根牟者

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穀梁傳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

襄公

十有三年夏取邾

左傳十三年夏邾亂分爲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昭公

元年三月取鄆秋叔弓帥師疆鄆田四年九月取鄆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齊侯取鄆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號之楚告於晉曰尋

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趙孟固請諸楚楚人

許之乃免叔孫秋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四年九月

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丘公去疾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

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齊侯圍

鄆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冬圍春取庚辰至庚申凡三十一日

經書取不書圍者略之也

公羊傳運者何運卽鄆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疆運

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

齊侯取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闕者何邾

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穀梁傳齊侯取鄆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

易言之也

哀公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瀛東田及沂西田八年夏齊人取謹及闡九年春王二月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

左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瀛沂之田而受盟齊悼公之來也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八年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闡九年春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

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子姚即賸大敗二月甲戌宋

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王賜品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定十年鄭人爲之城品戈錫十二年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品十二月鄭罕達救品丙申圍宋師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品獲成謹郕延以六邑爲虛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齊人取所以賂齊也易爲賂齊爲以邾子益來也在是年秋其言取之何取鄭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其言取之何取宋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穀梁傳取鄫東田鄫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取
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宋病矣

國曰滅邑曰取亦有邑而言滅者邑也而國之故重言滅亦有
國而言取者國也而邑之故輕言取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
陽下陽號邑當書虞師晉師伐號取下陽春秋不言伐亦不言
取而直書滅者言下陽滅而號亦隨之而滅矣故僖五年滅上
陽不書獨書滅下陽者國之也曷爲國之號公在焉爾此公羊
之說趙匡駁之曰君在外邑聞兵至而歸國亦事之常何得稱
滅若君在下陽受兵則何得不見擒乎此趙匡之臆說也案竹
書紀年惠王十九年僖二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號滅下陽號公醜
奔衛則公羊之說信矣趙匡更有何據而駁之哉且僖五年晉

滅號號公醜奔京師亦未聞見擒於晉也趙匡之說陋甚妄甚
公羊與紀年皆戰國時人去春秋最近其說必有據後之學者
詳焉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文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
戌取須句須句微國也而臣于魯鄰于邾邾滅之而魯取之春
秋不書滅而書取微之也故言取傳稱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
奔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如傳言當依僖二
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之例而書公伐邾納須句子
于須句曷爲不言納而直言取頓子非楚臣亦不在楚之疆內
須句子臣於魯且在魯邦域之中則須句實魯之邑邾魯爭須
句猶爭鄆也故皆書取魯既取須句矣以升陞之敗而隨失之
故文七年公復伐邾取須句傳一言禮一言非禮曷爲春秋不

異其文禮與非禮同書取且同書取又何以別禮與非禮哉以義取曰取以不義取亦曰取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則禮與非禮奚爲不可同書取乎且一日一不日不日者爲禮則日者非禮明矣經書取須句遂城郛城郛所以衛須句也恐邾復滅須句故城郛以防邾傳稱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僖二十六年公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則文七年寘文公子于須句者亦將以爲魯援歟按僖十七年齊桓卒五公子爭立其後終立孝公則公子雍當與孝公爭立者至二十六年孝公一侵我一伐我故寘公子雍于穀以敵齊且爲魯援邾文公卒于文十三年七年取須句邾文猶在也其子曷爲父在而叛奔魯且子而叛其生父魯復寘其叛父之子于須句以敵其

父有是理乎傳文不詳疑事無質杜預臆說必不可從後之學者闕疑可也春秋之例難曰入易曰取重故難輕故易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公穀二傳皆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杜預泥於書取言易之例

公穀二傳亦云取者易辭

乃云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其無備而取之言易也凡傳所不言杜預輒以意度之遷就而爲之說何所據而知其不克而還且乘其無備乎說春秋者旣欲按其難易必先權其重輕滅重於入入重於取君與國孰重必曰均重國與邑孰重必曰國重故君死國亡皆曰滅無故入人之國春秋惡之故入者難辭取者易辭輕之故言易宋人圍長葛一年而後取師勞力竭不可謂非難而仍輕於滅與入者春秋之權衡也豈全不用力

徒手取之之爲易哉隱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公穀謂取戴左傳亦謂鄭伯圍戴克之并取三師三師者三國伐戴之師取三師者若定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取宋師于岳則經當書鄭伯取三師于戴不當書伐取之伐取之者三國伐戴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爲易辭戴微國也故言取經不稱師故知其非取三師也公穀得之矣若夫宋取鄭師鄭取宋師師而言取者猶竭澤而漁焚林而獵盡之之辭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公穀皆謂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亦云晉獲三帥三帥皆囚全師不反可謂盡矣曷爲不言取意者殽之戰或角之或倚之晉人與姜戎共踣之力而拘諸原未可謂之易故不言取歟非然也此以難易言不以輕重言如以難易

言難莫難于宋人取長葛矣春秋仍易之而言取蓋以長葛非下陽國之存亡不係焉秦師虎狼也非若宋鄭之師且三帥皆非微者春秋惡而戎狄之故不言取而言敗也

隱公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

何注言來者別內外也內

適外言如外來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其兼言之何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

微國也

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值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桓公

二年春滕子來朝秋七月紀侯來朝公穀二傳皆作紀侯左傳獨作杞侯六年

冬紀侯來朝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九年冬曹

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十有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或云

穀鄧未通上國至是來朝旋即亡滅故書名以詳之其後不復再見故二傳謂失地之君

左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

討不敬也六年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

能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九年冬曹太子來朝

賓之以上卿禮也應劭曰牟人魯附庸也汶出牟縣故城西南牟縣故城在東北古之牟國

公羊傳

紀侯來朝公羊無他何氏曰紀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蓋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云自今以後紀恆稱侯六年十二

年十三年公三會紀侯故云封之百里穀鄧皆何以名

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諸侯來

日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

未知其在齊歟在曹歟在齊者邾婁牟葛皆何以稱人夷

狄之也

穀梁傳二年秋七月紀侯來朝范注云隱朝時此其月何

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計數

日以賂已注云紀也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穀鄧

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以其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

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

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莊公

五年秋鄭黎來來朝

黎左傳作黎

二十有三年夏蕭叔朝公

是時公及

齊侯遇于穀

二十有七年冬杞伯來朝

左傳五年秋鄭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公羊傳倪

鄭

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

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

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鄭

宋仲子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鄭爲小邾子杜預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鄭其孫犁來始見春秋是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公在外言爲小邾子友與肥似一人

會不言朝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

穀梁傳鄭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蕭叔微國之君未爵命者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僖公

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七年夏小邾子來朝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二十年夏郕子來朝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傳鄭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郕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何氏云禮

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小邾婁子來朝公羊無傳何氏曰至是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郤子者何罷行進齊桓白天子進之正朝不書旁朝乃書郤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杞子來朝公羊無傳何禮故我人之按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八月入杞皆討不敬也一直書人杞一稱公子遂帥師一書日一不日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文公

十有一年秋曹伯來朝十有二年春杞伯來朝秋滕子來朝

十有五年夏曹伯來朝九年八月曹伯襄卒至十一年秋已滿二十五月除喪即吉而來朝禮也

左傳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十二年春杞

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劉氏炫曰魯公新立鄰國及時來朝則曰公即位而來朝晚則曰始朝諸

侯新立來及時者則曰即位而來見晚則曰始見霸主即位魯公往朝則曰朝嗣君魯公新立往朝大國則曰即位

而往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十五年夏曹伯來朝禮

見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孔疏云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

之邦交世相朝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來朝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

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是彼新立而亦來朝春秋猶有世朝之法合於周禮而周禮無五年再朝之制鄭康成謂

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以為夏殷則然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往

來大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明使諸侯共行此禮非獨朝霸主為然此在文襄之後仍行舊禮故曰古之制也

宣公

元年秋邾子來朝

成公

四年春杞伯來朝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十有八年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四年春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五年春杞叔姬來歸八年冬杞叔姬卒九年

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七年夏曹宣公來朝十八年秋杞桓公來

朝勞公時晉悼公立成公如晉而歸故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

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

也十七年十二月邾子纁且卒十八年秋嗣子未畢喪而來朝非禮也踰年即吉可平踰年即位者即位之後仍

反喪服三年喪畢而後朝聘之禮行焉

襄公

元年秋邾子來朝六年秋滕子來朝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小

邾子來朝二十有一年冬曹伯來朝二十有八年夏邾子來

朝

左傳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六年秋滕成公來朝

始朝公也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小邾穆公

來朝亦始朝公也二十一年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

始來見公二十八年夏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昭公

二年秋小邾子來朝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秋邾子來朝

左傳三年秋七月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

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

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
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
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
國其能久乎秋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
鳥名官何故也孔疏云黃帝之子元囂是為青陽降居江
水世本言青陽即少皞代黃帝而有天下
號金天氏與黃帝同德為姬姓黃帝之子十二
姓有姬有己世本已姬出自少皞非青陽也邾子曰吾
祖也我知之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邾子而學之既而告人
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定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十四年秋大蒐于
比蒲邾子來會公

左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

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

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王

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七年
秋公伐

邾以邾
子益來

哀公

二年夏滕子來朝

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禮器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文
十五年左傳亦云古之制諸侯五年再相朝案文十一年至十
五年曹伯再來朝故曰五年再相朝以五年言之則一朝以前
五年後五年言之則再朝
即王制所云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之禮其朝天子而罷歸
也然後諸侯自相朝謂之朝罷朝亦曰旁朝旁朝者魯論所謂

邦君爲兩君之好也其兩君相朝之制備見於周禮之司儀凡諸公相爲賓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如諸公之儀然則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君皆五年朝天子罷歸而後相朝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而周禮大行人之職又有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之法世相朝者謂五等之君父死子立或來朝或往朝一來一往是爲世相朝自是後五年一再行之皆朝天子罷歸而後行焉至春秋而其禮不行久矣大行人鄭注所謂凡君卽位大國朝而小國聘者乃春秋之禮非周禮也齊晉魯衛陳蔡皆諸侯雖爵同而齊晉爲大國餘皆小國小朝大大聘小未聞諸侯互爲賓且不朝王惟朝盟主及大國而已朝王之禮間一行之非若朝盟主及大國之爲數也魯

在春秋非大國尤小於魯者曹滕二邾實不忘好故以時來朝其餘杞紀薛蕭或微國或附庸穀鄧牟葛邾或稱子或稱名或稱人其來朝者或賤之或夷之與魯爵異者宋鄭爵同者衛陳蔡皆不來朝亦不往朝然則諸侯相爲賓之儀豈非至春秋而廢絕不行哉此東周之禮所以異於西周學者欲合而一之焉可得乎隱十一年滕薛來朝公羊謂兼言穀梁謂累數皆是也或以爲諸侯旅見天子滕薛同朝是僭行旅見之禮豈其然旅衆也三爲衆兩爲離滕薛兩侯未可謂之旅且同來而一先朝一後朝故爭先而爲長長滕侯者滕先而薛後云爾凡相朝賓執玉主受玉兩賓一主焉可同行必有先後定非同日兼言累數遂以旅見當之學者好爲異說若此桓二年秋杞侯來朝公

穀皆作紀左傳獨作杞左氏據魯史作傳當從之說者謂杞侯七月來朝我九月入杞杞雖不敬猶能行禮於我安得遽謀伐之且入其國乎當從公穀作紀爲允則又不然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九月入杞與桓二年秋入杞正同皆討不共也討不共者古之制故凡伯弗賓杞侯弗敬一書伐兩書入皆所以懲而疑之後之學者詳焉桓七年夏穀鄧來朝稱名者公穀皆謂失國之君諸侯失國名其說近是然案左傳莊十六年楚滅鄧是時鄧未亡也非失國而稱名者穀鄧在南地屬衡岳密邇於荆皆荆之與國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荆稱人穀鄧稱名皆以其南蠻也而賤之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公羊曰邾

婁牟葛皆稱人夷狄之也然則蠻夷之大者稱名其微者稱人故曰人不若名則邾婁牟葛更卑於穀鄧矣杜預謂三人皆附庸之世子此求其說而不得直以意造也預之妄皆若此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傳謂賓之以上卿蓋曹世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者歟父使子正也僖十四年季姬使鄫子來朝婦使夫則失正矣穀梁謂朝不言使言使非正者其季姬使鄫子之謂乎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不朝之故止季姬不使歸鄫及鄫子來朝之後踰年而後歸鄫公之失正也公失正鄫子失正季姬失正蓋參譏之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不言使知其子之幼也其子幼不能朝故伯姬與之來朝非禮也伯姬稱杞季姬曷爲不稱鄫季姬與鄫子並稱則夫婦之辭明

矣故不復稱鄩伯姬不稱杞則其子為何君之子哉春秋一字不可增減有如此者

桓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莊公

二十有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何氏休曰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玄

纁順天地儷皮鹿皮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說者謂前年親納幣今復托名觀社而往結之急於娶齊女也

愚謂婚禮成於納幣納幣之後惟請期而已又焉用往結之哉

左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

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

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

何觀

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稷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

也

主為女而往以觀社為名

無事不出竟

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公羊傳何以書親迎禮也

穀梁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二十有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二十有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

原仲

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亦報聘及葬原仲又往會焉

左傳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

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三十有二年冬十月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僖公

三年冬公子季友如齊蒞盟五年夏公孫茲如牟七年秋公

子友如齊

時盟於甯母罷盟而聘

左傳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不言公公不

與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尊盟冬公子友如齊蒞盟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因聘而娶

公羊傳蒞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

穀梁傳蒞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十有三年冬公子友如齊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二十有八年五月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三十有一年春公子遂如晉三十有三年冬十月公如齊

遂聘於周遂聘於晉兩事而一人兼之非禮也春秋之無王久矣晉霸諸侯魯初聘晉故兼聘於周孰謂魯秉周禮哉

左傳是會也

會于溫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三十年冬東門襄仲將聘于

周遂初聘于晉

是時王使周公閱來聘故襄仲報聘魯始聘晉故曰初

三十一年春

取濟西田分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三十三年冬公

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是年夏狄侵齊

公羊傳公朝于王所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

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壬申公朝

于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

趙匡曰言王所明非京師矣又云稱王所即王所在爾皆非也

射義曾孫之詩曰御于君所考工記祭侯之辭曰屬于王所御猶侍屬猶朝會則王所非京師而何詳見於後

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朝於廟禮也於外非

禮也獨公朝歟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

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

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河北曰河陽

溫地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

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慎矣

有日無月史之闕文

以尊遂乎

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文公

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冬公孫敖如齊二年冬公子遂如

齊納幣三年冬公如晉五年夏公孫敖如晉六年夏季孫行

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七

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

戌奔莒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十有一年

秋公子遂如宋十有二年冬公如晉十有四年冬單伯如齊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秋季孫行父如晉十有七年冬

公子遂如齊十有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季

孫行父如齊

左傳元年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衛

伯名天子公卿不名故經書毛伯而不名

叔孫得臣如周拜冬穆伯如齊始聘

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竝聘

何休膏肓以爲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康

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踐修合古禮何以難之愚謂世相朝三年喪畢然後相朝

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

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二年春晉人以公

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

經書三月乙巳

晉人使陽處父盟

公以恥之書日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禮也孝禮之始也三年冬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七年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八年冬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前年穆伯為襄仲聘于莒及如莒蒞盟且為仲逆至鄆陵登城

見之美自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惠伯九年二月莊叔如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即己氏也

周葬襄王十一年秋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

之八年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十年楚來奔十三年冬如晉朝且

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

平于晉公皆成之是時公朝晉還至棗復如晉至明年春乃歸鄭伯與公宴于

棗子家賦鵲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

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十

四年夏五月齊昭公卒子叔姬妃昭公生舍舍即位秋七

月乙卯夜公子商人弑舍九月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

書以九月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

子焉用其母請受而臯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

之又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十七年冬襄仲如齊拜穀之盟是年夏公及齊侯盟于穀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十八年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公羊傳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無傳何氏休曰聘于天子不以喪廢故不譏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于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于己以為苟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穀梁傳公孫敖如京師不言所至未如也不至而復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丙戌奔莒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

宣公

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公子遂如齊四年秋公如齊五年春公如齊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去籥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夏仲孫蔑如京師十年春公如齊夏四月公如齊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秋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十有八年秋七月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

至笙遂奔齊

左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

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前目後凡後世史官之通例啖趙以此說春秋而駁

左傳妄之甚矣季姬與鄆子並稱夫婦辭也公子與夫人並稱可乎尊君命尊夫人春秋之義也學者詳焉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經書公會齊侯于平

州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

以賂齊也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

公至自齊書過也

四年秋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公為八齊所立數如齊以取辱故曰書過

年夏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九年春王使來徵

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十年春公如齊

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秋

季文子初聘於齊

新君即位

十有八年秋公孫歸父以襄仲之

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

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

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

臯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

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

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

前詳後略謂之

省文此說亦是然不可據以駁左傳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

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

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

有姑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一事再見而卒名當書遂不當書仲遂何以不稱公子貶襄仲稱仲遂仲其字也曷爲貶爲弑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辜於子則無年歸父還自晉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櫟卽聞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穀梁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絲上致之也至黃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仲遂卒于垂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

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歸父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櫟遂奔齊遂繼事也

成公

三年夏公如晉四年夏公如晉五年春仲孫蔑如宋六年夏公孫嬰齊如晉冬季孫行父如晉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有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十有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十有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

氏至自齊十有八年春公如晉

左傳三年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二年秋取汶陽田

四年夏公如

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五年春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四年春華元來聘

六年夏子叔聲伯如晉命侵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

晉命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是年夏四月晉遷于新田

八年春聲伯

如莒逆也九年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

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

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

衣之卒章而入十年秋公如晉

時晉侯卒

晉人止公使送葬於

是羅茂未反

是年春晉使羅茂如楚

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

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

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夏季文子

如晉報聘

是年春晉使御犇來聘

且泄盟也秋宣伯聘於齊以修前

好十三年公如京師宣伯欲使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

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

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

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

也十八年春公如晉朝嗣君也悼公即位

公羊傳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

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傳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

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

也逆女致女皆不稱使從出聘文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十有三年

春三月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

師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

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襄公

二年秋叔孫豹如宋三年春公如晉四年夏叔孫豹如晉冬

公如晉五年夏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六年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七年秋季叔宿如衛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九

年夏季孫宿如晉十有二年冬公如晉十有六年冬叔孫豹

如晉十有九年春季孫宿如晉二十年秋叔老如齊冬季孫宿

如宋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

如晉冬叔孫豹如京師二十有八年秋仲孫羯如晉冬十有

一月公如楚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

楚冬仲孫羯如晉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左傳二年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三年春公如晉始朝

也夏盟于長樛公及晉侯盟于長樛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

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

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夏穆叔如晉報
知武子之聘也元年冬荀密來聘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
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
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
邑褊小闕而為臯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五月夏
穆叔覲鄆太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太子巫如
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六年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四年冬邾敗我於狐貍不書於策公在外也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是年秋莒人滅鄆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七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
元年冬公孫剽來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
之數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八年冬士句來聘十二

年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是年夏士魴來聘十三年春
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
且言齊故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謂吉禘三年乃行與民
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
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
臯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
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為十八年冬諸侯同圍齊
張本十九年春季武子如晉拜師十八年圍齊之師晉侯享之范宣
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
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

六月二十年秋齊子

叔

初聘于齊禮也冬季武子如宋報

向戌之聘也

十五年向戌來聘

褚師段逆之

段字子石共公子

以受享賦

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

卒章公賦南山有臺季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一年

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十九年晉人執邾子以其伐我故遂取邾田自潞水歸于我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經不書未聞其義

范宣子逆

之

魯以卿聘晉以卿逆

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

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

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

竹書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

宣王四十二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隈叔出奔晉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豹聞之太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

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祔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

可謂不朽

魯人以臧武仲為聖人孔子雖稱其智遂以為聖妄矣立言不朽臧文仲非其人也故削去之

冬齊人城郊

經不書

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

之大路二十八年冬為宋之盟故

二十七年秋豹及諸公侯之大夫盟于宋

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宋公反公遂

行二十九年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禭巫先祓殯楚人弗禁

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

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冬孟孝伯如晉報范

叔也

是年夏土鞅來聘

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公羊傳

叔孫豹鄧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

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襄公與巫俱莒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
殆疑也疑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時莒女嫁為鄆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於莒
有外孫欲立之存此以博異聞

昭公

二年夏叔弓如晉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三年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五年春公如晉六年夏季孫宿如晉冬叔弓如楚七年春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蒞盟八年夏叔弓如晉九年秋仲孫纁如齊十年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十有二年

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十有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十有五年冬公如晉十有六年九月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二十有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有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冬公如齊二十有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有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二年夏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是年春韓起來聘晉侯使郊

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臣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

哉吾聞之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少姜秋卒而公三冬往故經書冬三年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謂是時正遇椒之叔父之忌日故曰私忌非仇讎也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五年春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

羈弗能用也

羈懿伯也即椒之叔父故不曰忌日而曰仇讎

奸大國之盟陵虐小

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五年夏莒來奔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周禮掌客注云卿五獻昭元年鄭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是也次國之卿皆三獻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典命云公侯伯之卿皆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

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是年秋吳敗楚

師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七年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

宰遠啟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啟疆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

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

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

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

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

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之故孟懿子何與南宮敬

叔名說師事仲尼八年夏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時晉築虎祁之宮初成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

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

我賀將天下實賀九年秋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襄一十

聘齊至今十年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

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

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

平公也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十二年夏

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十年秋七月平莒人愬于晉

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十三年

冬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

是年秋平丘之會晉人執意如以歸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

景伯字文伯之子彌牟辭公于河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也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春秋善公在楚

而不書公在晉非諱也傳似失之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語季

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以是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二十一年冬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二十二年六月丁巳葬景王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叔之亂也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墜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三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往年因今年春媾如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冬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十二月齊侯取鄆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前

十二月庚辰圍鄆今年春王正月庚申取鄆二十七年春公如齊齊侯請饗之乃飲酒使宰獻而

于鄆言在外也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乃飲酒使宰獻而

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如燕禮杜預注非子仲公子之子曰重為齊侯

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公羊傳

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

何休謂晉欲執

之不信左傳亦不考國史以意說春秋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

年冬殺恥也

左傳經文有疾乃復無公字

穀梁傳

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恥如晉故著有疾也

穀梁之意凡言復者皆有疾亦

不考國史而以意說○季孫宿如晉

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

惡季孫宿也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與公羊同

疾不忘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

也

定公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無傳賈逵云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舉已刺緩謂公

以六月即位此年往朝未為緩也晉人何以辭之若以緩致辭必當譴責何以明年召陵之會復得依常班序乎無傳不

知可懸

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十年冬叔孫州仇如齊

十有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洹盟

左傳六年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是年二月公侵鄭陽取匡為晉討也

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聘禮聘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晉

人兼享之十年冬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

邱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是年侯犯以邱叛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邱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

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

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哀公

五年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春秋朝聘自外來者則曰來朝來聘自內往者則皆書如其朝聘於天子也則皆曰如京師其朝聘於大國也則曰如晉如齊如楚其餘次國及小國則往聘而不往朝其非朝聘或納幣或逆女或致女或涖盟或會葬或觀社則明書其事而禮與非禮自見焉或拜田或拜命或拜盟或拜師或拜辱或聽政或聽朝聘之數或弔喪或弔敗或納賂或賀遷或賀城或賀虎祈之宮則不明書其事而直書如如者自我往彼之辭所以別內外也其外相朝亦言如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冬州公如曹辭窮則同其天子之使爲我而往者亦言如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親之故從內辭公穀二傳不考文惟言義以其從內辭也遂以單伯爲魯大夫失之矣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則書公如京

師僖二十八年亦公及諸侯朝王曷爲不言如而直言朝凡兩書公朝于王所如者自此往彼在國之稱是時公在京師矣故不言如而變文言朝曷爲公在京師是時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再會諸侯于溫溫與踐土非京師而何溫與踐土皆京師曷爲杜注一曰鄭地一曰晉地此杜預之妄也杜預泥於晉侯召王之說故云書踐土以別於京師其意若曰必如此則與召王之說合故遷就而爲之辭傳明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矣苟非京師之地安得稱王庭也且踐土之宮晉文作之王親勞晉文於踐土故作宮以會諸侯而有召王之說若夫賈京師文元年晉襄朝王亦於此豈晉襄亦自嫌強大不敢朝周而朝王於溫哉杜預又爲之辭曰時王在溫王在溫與王在洛猶王在鎬

與王在豐而謂別於京師矣矣且文襄再世召王而爲諸侯盟
主有是理乎蓋溫舊有王宮非始於晉文之霸也傳稱王使頹
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遂以其女隗氏爲后王母
弟甘昭公大叔通于隗氏王廢之而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
攻王王出適鄭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奉大叔者奉之爲王也大
叔儼然爲王而居於溫之王宮矣溫去王城密邇右溫而左王
城皆京師也然則曷爲不直書公朝王而書公朝于王所春秋
之王所猶易象之王居易曰王居无咎正位也正位謂之所後
世巡幸所至猶有行在所之名其名非起於春秋也禮射祝曰
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觀禮曰伯父順命于
王所蓋王所卽王居其名古矣或曰朝必於廟言所者非其所

也則又不然春夏受摯于朝受享於廟且王有三朝內朝外不
朝正朝皆在廟也或有事而會則有壇朝爲壇於國外而朝諸侯焉公
朝于王所者壇朝也何以知其爲壇朝春秋言王狩故知其爲
壇朝豈必在廟哉周禮諸侯之邦交則有歲相問殷相聘世相
朝之法古者吉凶不相于居喪而行朝禮吾未之前聞世相朝
者嗣子三年喪畢而相朝也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
上受爵命於天子小雅瞻彼洛矣乃爵命諸侯而作曰韎韐有
奭以作六師韎韐所以代韠士之服諸侯世子三年除喪服士
服而來朝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然則
諸侯見天子亦必三年喪畢而後見其未及三年而見者則有
類見之禮類見者旣葬見天子執皮帛而象諸侯故曰類惟天

子巡狩至其竟是禮乃行如未葬則雖天子巡狩亦不敢見其聘于天子也亦然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居喪或請諡或拜命而遣大夫行不敢直曰聘而名曰類謂之類聘與類見同文元年葬僖公天子遣使來錫公命此不待喪畢而先錫之之禮亦必踰年卽位而後錫之是年夏叔孫得臣如周拜命乃古之類禮也謂類於聘問惟天子得行焉是年冬公孫敖如齊亦以類聘天子之禮而類聘諸侯則非禮矣何休駁之宜哉其非禮之尤者莫如文二年春公如晉亦以類見天子之禮而類見晉侯可乎故春秋諱而不書然則曷爲諱言如晉而不諱言納幣三年之內不圖婚公羊之正論也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春秋固直書之而不諱國惡矣文二年冬僖之喪已滿二十五月

左傳以爲禮且待來年不尤善乎當並存以待後之學者文未畢喪晉人以公不朝來討晉之無禮也魯當以禮拒之不敢以禮拒而如晉晉又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公及大夫盟數矣何恥之有故春秋詳書盟之月日而不言公非諱與大夫盟諱以喪盟也出不書反不致者諱以喪朝也三傳皆失之春秋大夫會葬本無見新君之禮昭十年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鄭子皮亦往會將以幣行幣者見新君之幣也古者吉禮可備凶凶禮不兼吉故聘有遭喪喪無用幣子皮固請以行及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請見新君而晉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深悔之而竊以不

知禮自責然則諸侯之喪既葬其嗣子仍斬焉衰經以終喪明矣杜預持既葬除喪之說以媚時君又以之注左傳至此辭窮復作遁辭曰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傳言喪禮未畢明三年喪禮乃畢也豈卒哭而喪禮遂畢歟卒哭而喪禮畢遂除喪服而易嘉服以見諸侯之大夫歟諸侯葬後七虞當十二日虞祭終而後卒哭葬與卒哭相去雖兩月五月葬七月卒哭不過中間一月耳諸侯之大夫何不少待而汲汲以請也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仍有朝夕二哭如預說則除衰即吉全無哀痛之心預之不仁甚矣哉傳稱晉悼公卒平公即位踰月而葬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遂行宴禮於溫即晉襄朝王之所傳備書之以明非禮周景王有后與太子之喪晉荀躒籍談如周

葬穆后既葬而晏晉叔向譏之以爲與喪賓宴非禮也則悼公既葬平公與諸侯宴于溫其爲非禮不更明乎杜預又以既葬未卒哭解之然則預乃左氏之臯人其注左傳徒亂之而全無發明宋儒不喜左傳斥之爲左杜杜預信有臯矣於左氏乎何尤宣公以篡立實賴齊惠公故宣公如齊尤數桓一莊三僖兩桓僖朝而莊非朝一納幣一觀社一送女獨宣十年之內五如齊卒爲齊所辱高固使齊侯止公而請叔姬齊之侮公也實公自取之故左氏曰書過也過者言如齊之數也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穀梁謂尸女尸女者主爲女而往以社爲名公羊謂公一陳佗也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讀春秋者疑之而未得其說及觀墨子而後知其說焉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

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而往
觀與楚宋之雲夢桑林同爲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
女合會於溱洧之瀕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公羊以
爲公一陳佗殆其然乎穀梁以爲尸女信哉故曹劌謂之不法
以此墨子去春秋最近列國之史皆存其言必有所據宋儒程子以意度之未得其實杜預注亦非文六年秋
季孫行父如晉傳稱季文子之將聘于晉也使求遭喪之禮以
行杜預謂聞晉襄有疾臆說也聘禮遭喪豈獨主國之喪哉其
禮有五一主國君之喪二主國夫人世子之喪三聘君之喪四
私喪謂使者父母之喪五賓介之喪其禮皆詳於聘禮故曰豫
備不虞古之善教也人君出疆必以棹從人臣出聘亦豫備遭
喪之禮古皆有之後世以爲豫凶事而去之則周禮不行於春

秋久矣行父亦以爲其禮久不行故又曰過求何害豈逆料晉
襄之死而先爲之備乎且聘使不弔喪主人長衣練冠受聘不
受弔先爲之備又焉用之後之學者詳焉宣元年春公子遂如
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
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其事同其禮同曷爲
異其文一言氏一不言氏穀梁謂宣喪未畢故略之公羊謂內
無貶公之道夫人與公一體故貶夫人宣以喪娶直書而不諱
非貶而何春秋天子之事也安得謂內無貶公之道哉諱國惡
禮也曷爲直書而不諱逆女者娶元妃以奉粢盛國之大禮安
得諱而不書文以喪朝則諱之曷爲宣以喪娶則不諱凡事之
可已而不已者則諱之文以喪朝晉此可已而不已者也尸子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五
曰夫已多乎道娶元妃則事之不可已禮之不可廢者安得以其爲國惡也遂諱而不書乎且宣之惡甚於文弑其君出其母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宣與遂弑之皆事之不可明言者而直書於策及元年卽位首書逆女以明其喪娶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不言氏非闕文也蓋異其文以示貶焉爾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五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六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

士奇著

僖公

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

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堵俞彌帥師伐滑王

使伯服游孫伯請滑鄭伯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

狄伐鄭富辰諫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

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

在十年王復之

十二年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六

惠學士春秋說

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
于汜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臯于母弟之寵子帶
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
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
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鄭伯與孔將鉏石
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不謂天王不能事母襄王自謂得臯于母弟非母也且惠后之卒久矣
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
莫敢有也

襄公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二十八年十一月為宋之盟故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等

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公如楚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

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昭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按經十五年冬公如

晉平丘之盟故也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以邾莒之愬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故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則正月公在晉可知曷為在楚書而在晉不書

葬楚康王公送葬五月公至自楚

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

自晉則正月公在晉可知曷為不書傳稱晉人止公使送葬魯人辱之故不書葬晉景公諱之也然則諱送葬故不書葬正月公在晉易為亦諱之而不書傳又稱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故杜預注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公之如晉也秋往春還則正月在晉明矣又焉能諱之

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

據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

正月以存君也

正月

歲終復始臣子之於君父執贄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以公久在夷狄故危錄之

穀梁傳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昭公

二十有二年夏六月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二十有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二十有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秋公至自會居于鄆二十有七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冬十月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孟即起子朝傳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

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

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

戊辰劉子摯卒

獻公

無子單子

穆公

立劉蚩五月庚辰見王

猛王

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作

亂王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

王猛

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

取王以如莊宮

王在莊宮單子逆之以歸王子還乘夜取之復如莊宮

癸亥單子出

王子還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劉子如劉乙丑

單子奔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

人八

皆王

子朝奔京

八人王子還爲首而還已死故奔京

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

子入于王城辛未乙亥鞏簡公甘平公敗績于京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車次于皇冬

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

納王于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

卽位猛之母弟館于子旅氏二十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

震蕘弘謂劉文公卽曰君其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

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王城西而狄泉東兩王並立是

爲東西王

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天子居于狄泉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左傳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二十六年春王正

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二十

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二十九年春

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

曰齊卑公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

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微過也三十一年春王正

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

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

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

也從在國之辭臣無外君之道公在乾侯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中國謂諸

侯言諸侯無有納公者不獨指國中之臣也

春秋王室之大亂三前有子頽後有子朝中有子帶子頽寵於莊子帶寵于惠子朝寵于景僖二十四年襄王以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昭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悼王敬王以子朝之亂居于皇居于狄泉皆志于春秋矣獨莊二十年惠王以子頽之亂出居于鄭之櫟曷為不志於春秋或謂文告不及魯故春秋不志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文告不及遂不志則春秋乃魯史紀魯事而已惡在其為天子之事哉春秋之天下二霸主之天厭周德久矣二霸未興王室不絕若帶維持之者實二霸之力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蓋齊桓晉文之事皆天子之事也齊霸始於莊十五年終於僖十七年前後三十七年晉霸始於僖之二十五年文公出定襄王而民知義故城濮一戰而霸業遂成其後

子孫相繼終於定之十一年則晉霸前後一百四十七年人皆知

齊霸正晉霸謫莫知晉文之霸業更大於齊桓實自出定襄王

始然則莊二十年子頽之亂天下蒙塵而春秋不志君子謂齊

桓不能無臯焉齊之霸始於莊十五年鄭之會及同盟于幽公

實與會而經不言公穀梁謂內疑之蓋得其實十六年冬十二月會齊侯宋公

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九國之諸侯在焉魯獨使微者往會有是理乎杜預臆說必不可從內疑

之者疑齊桓徒糾合諸侯而不謀王室也何以知其不謀王室

莊僖兩王崩葬皆闕莊王崩于莊十二年僖王崩于莊十七年豈王崩而不赴諸侯

哉蓋齊不奔喪會葬故諸侯莫有奔而會者則其無志於尊周

信矣及莊十九年周立子頽衛燕助之為逆而齊方侵魯王室

之亂置若罔聞至二十年惠王出居于鄭王室蠢蠢然不靖而

齊方伐戎絕不憂宗周之隕則春秋之所以臯齊桓者不益章明較著矣乎吾故曰晉文霸業更大於齊桓實自出定襄王始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則謹而志之僖二十五年王入于王城晉文納之也曷為不志敬王之初立也自劉而居于狄泉復自狄泉而居于劉居無定所者凡四年矣至是始入成周而遣使告于諸侯故志其入不志其出襄王立於僖八年至二十五年在位十七年矣其出也告傳稱王使來告難又告于晉告于秦而人不告其所以入不告者王居正位孰敢干之而又何告焉故志其出不志其入路史以為春秋不志入者襄王實未嘗入王城至二十八年盟諸侯于踐土王猶在鄭此不達春秋之義者也失之甚矣曷為晉文霸業更大於齊桓周之衰也周鄭交惡宋公

不王蔡人衛人邾人不曾王命祝聃射王則諸侯已無王矣及晉文勤王力扶周室因以風諭諸侯于是天王會諸侯於河陽而諸侯莫敢不至則東周尚有可為而天下未嘗無王也故君子書之曰天王狩于河陽當是時周室有再興之勢惜乎晉文不正故周不再興雖正君臣明王法特假此為名非其志也由是學者疑其盛疾其強而有晉侯召王之說故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且自是以後諸侯朝王皆在溫文元年晉襄朝王溫可知亦自晉文始之後之人皆踵而行之兩朝王所三觀闕廷遂成東都大典前此未之有也以臣召君晉文雖譎或不至此又何以垂訓後人哉天子適諸侯莫敢為主焉故言居居者居其地也諸侯失國而寓於諸侯則言在在者非其地也鄆本

魯地昭公居之故亦言居乾侯晉地昭公托之故變文言在成十年昭十五年公如晉成十一年昭十六年正月皆在晉不書襄二十八年公如楚二十九年正月曷爲特書公在楚春秋之例非常則書在晉常而在楚非常也曷爲在晉常而在楚非常司儀諸公相爲賓謂兩公相朝諸侯相爲賓謂兩侯相朝魯侯如晉兩侯相朝也故曰在晉爲常蠻夷之國雖大曰子中國與蠻夷相爲賓其禮未之聞故曰在楚非常先是晉霸猶盛成二年諸侯之大夫與楚盟於蜀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謂之匱盟言空盟而無情實也至是晉霸已衰諸侯不畏晉而反畏楚非徒與之盟又往而朝焉故君子於歲之首月之正而書曰公在楚或以爲存之或以爲閔之或又以公久在蠻夷而危之或又

以公不朝正於廟而釋之存之者謂歲終復始人臣執贄以存君則在晉在楚皆當存也曷爲在楚則然在晉則否釋之者謂公不在國不得朝正於是守國之臣告於廟則在晉在楚皆當告也曷爲在楚則告在晉不告且告廟之辭惟曰公在晉雖晉止公又何不可告哉若云厭尊毀列耻及先君莫甚於公之朝楚矣在楚則不耻在晉則耻之不亦值乎其以爲閔之危之者得其情未得其義然則其義奈何曰在晉常而在楚非常公在乾侯亦非常也故事異而辭同情異而義同然則公在乾侯其情奈何公之去國爲旅人矣其情見乎旅卦之上九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公之居於鄆猶鳥之處乎巢鄆潰者巢焚之象先笑後號咷者言將死於乾侯也中國之諸侯莫有納公

國中之臣子莫有存公則天下無邦交而君臣之道絕矣故春秋每於正月必言公在以存之此聖人之情也不知聖人之情焉識春秋之義竹書紀年曰惠王二年王子頹亂王居于鄭鄭成周取寶器之說而云王化爲蜮未之聞也○魯莊元年莊王四年有王子克之亂左傳在桓之十八年宣十六年定王十四年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不列於三大亂之數故王子朝告諸侯之文亦弗及焉定六年周儋翩之亂子朝之黨也故亦不數莊公

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公羊傳孫者何孫猶孫也猶通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

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

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搯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閔公

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

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昭公

二十有五年九月乙亥公孫于齊

左傳公謀去季氏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邠孫邠孫以可
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
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
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
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
之於門公之平子弟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臯
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臯弗許請囚于
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

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眾矣日入匿作弗可知也
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
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邠孫曰必殺之公使邠孫逆孟懿子
叔孫氏之臣司馬懿戾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
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殺邠昭伯遂伐公徒公
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昭子自闕歸從公于
齊將安眾而納公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
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公羊傳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
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
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

路

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

朱于玉戚以舞大

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繫

繫馬日維

繫牛日隻委已者也

委猶食

而柔焉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

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

莊公卽位文姜三會齊侯于禚于防于穀一享齊侯于祝丘一如齊師而不言其地皆在齊襄未弑之前一如齊兩如莒皆在齊襄既弑之後獨元年如齊非會非享亦非師曷爲削去姜氏且變文言孫而不言如絕之也孫有三義一曰讓二曰避三曰遁文姜皐大不容于魯而遁于齊故曰絕之子無絕母之道曷爲絕之穀梁謂天絕之人絕之婦人殺夫天與人皆絕之矣文姜與齊同殺桓公魯之臣絕之魯之民亦絕之所不忍絕者獨

其子莊公耳子雖無絕母之道獨無防閑之道乎魯夫人淫亂者三人曰文姜曰哀姜曰穆姜文姜之皐大於哀姜穆姜之皐小於哀姜穆姜者成公之母通於僑如欲去季孟而公弗聽將廢公而立公子偃公子鉏公歸自會遂幽穆姜于東宮而殺公子偃春秋直書刺而無譏文蓋刺得其皐矣說者謂晉人以僑如之訴而執季孫行父季孫行父遂以私憾而囚其君母且穆姜欲立二公子惟曰是皆君也特以此恐惕公使去季孟徒空言而無實跡豈若哀姜通於其仲而殺其二子哉故說者以行父爲不臣成公爲不仁文姜之皐通於天實無所可以逃其死齊桓殺哀姜春秋善之而况皐大於哀姜者乎假令當時之臣亦如行父之幽穆姜者而幽文姜於東宮君子以爲得防閑之

道焉或曰子而幽其母可乎穆姜之幽而死也春秋仍書薨書葬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子道與臣道兼盡春秋弗譏則是行父未爲不臣成公未爲不仁何不可之有且敝笱之刺文姜也齊人惡魯莊公微弱如敝敗之笱不能制魴鰥之魚苟非嚴其周衛禁其出入而徒多其侍從之人則其從如雲其從如雨侍從非不多也適足以佐齊子遊敖而已唯嚴其周衛禁其出入跡雖近於幽實得防閑之道春秋尙不以此舉成公又安得以此病莊公哉今不盡其防閑使恣淫亂爲二國患故齊詩數刺之春秋數譏之遂播醜聲於千古君子謂莊公忘父從母爲不子魯之臣弗能匡正爲不臣吾故曰必如成公之幽穆姜者而幽文姜於東宮乃得防閑之道焉古者公侯失禮則幽又何有於

君夫人乎禮有夫出婦未聞臣出君春秋臣出君者數矣外曰

奔內曰孫孫之爲言避也管蔡流言於國周公曰我之弗辟

音避

無以告我先王由是周公避居東都周大夫作狼跋之詩以美

之曰公孫碩膚言周公孫于東都其德碩大而膚美也昭公以

三家之難而避於齊故亦稱孫公之伐季氏也平子登臺而請

請囚請亡皆不許殆將殺之矣當是時莫敢有倡言救之者而

叔孫昭子之臣司馬懿戾獨敢先倡言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

北隅以入孟孫氏見叔孫氏之旌也亦往救之遂殺郈昭伯

公使

郈孫逆孟懿子故懿子殺之

而伐公徒公徒敗而公遂出然則逐昭公者非

季氏乃叔孫氏也叔孫婁素有賢名先是如闕蓋婁預知公謀

故先如闕以避之及歸自闕而從公于齊人皆謂婁有納公之

志如其誠然則逐昭公者叔孫氏之臣饒戾實爲之首叔孫氏
曷爲不戮饒戾以請臯於公哉彼方任之爲爪牙焉肯加之以
斧鉞則其救季氏而敗公徒也實媼陰指使之而陽爲納公之
計以避惡名及平子有異志則又諉其臯於季氏若曰臣欲安
衆而納公不可者意如也故其疾病將死又齊於其寢使祝宗
祈死以欺天下後世之人不可謂非大奸慝杜預又從而附會
之以爲因祈而自殺叔孫媼尙不能殺饒戾又焉能自殺以明
其志乎預之妄皆若此愚故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學者
詩序魯
莊公微
弱誤也文姜宣淫皆在桓公之後當作魯
莊公說者謂子不可防閑其母豈通論哉
莊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
于紀七年春王三月叔

姬歸于紀元年冬齊師遷紀鄆鄆鄆三年秋紀季以鄆入于
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夏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
紀伯姬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
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其言歸于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

叔爾也何注云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按三年
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
紀季服臯也其服臯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何注云鄆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
也

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

其所故言歸焉爾

僖公

十有五年秋九月季姬歸于鄆

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
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十有

有六年夏四月
丙申繪季姬卒

左傳

十四年傳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

于防而使來朝

公穀傳文不明注者又以私意汨之至啖趙而尤甚矣所謂使來朝使來請已者亦

以公怒止之之故使來朝請已歸國故明年季姬歸于鄆不然苟非夫婦安得同謀穀梁易爲曰遇者同謀也啖趙之說尤鄙倍故不復辨

女子子嫁曰歸出亦曰歸一歸夫家一歸父母家故皆謂之歸

乃有非嫁亦非出如紀叔姬鄆季姬曷爲亦書歸非嫁非出亦書歸者謂歸其國也鄆非國曷爲國之而稱歸紀已亡矣而鄆之五廟存焉則猶之國也說者謂從初嫁之文信乎曰否不然叔姬者伯姬之娣也娣隨嫡不稱歸娣而稱歸者春秋惟紀叔姬而已且紀叔姬鄆季姬皆非初嫁如從初嫁之文是再嫁也妄之甚陋之甚叔姬稱紀曷爲季姬不稱鄆叔姬歸于鄆故稱

紀不稱紀則無以知其爲紀侯之婦也季姬歸于鄆不待稱鄆而共知其爲鄆夫人矣故不復稱鄆紀伯姬紀叔姬一嫡一娣同繫之紀嫡貴而娣賤二者若是班乎白虎通曰伯姬卒伯姬之娣叔姬升爲嫡春秋不譏一說嫡死不更立禮無二嫡防篡奪也祭宗廟攝而已且媵不聘不聘爲妾明不升兩說並通後說爲允禮有攝女君伯姬死叔姬攝行女君之事故曰攝女君謂之貴妾禮同於嫡餘妾莫得竝焉娣不稱歸又焉得書卒葬叔姬守節而賢故與伯姬同書卒葬紀侯去國莫審存亡伯叔二姬獨詳于策春秋所以貴婦人之節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曷爲季姬及鄆子遇于防夫婦辭也季姬及鄆子猶齊高固及子叔姬皆夫婦之稱曷爲婦及夫而不夫及婦內

辭也季姬爲志乎遇其夫猶伯姬爲志乎朝其子故從內辭及者內爲志焉爾季姬之來也不書公以鄆子之不朝也怒而止之不許歸國及遇于防而使來朝來朝之後乃許季姬歸國則是前之遇于防正爲後之歸于鄆張本其文甚明後世俗儒造爲異說以亂之學者又泥于婦人謂嫁曰歸之說遂謂歸于鄆者季姬嫁于鄆然則歸于鄆者亦叔姬嫁于鄆乎兩者合而觀之則其妄不辨而自明矣

莊公

元年冬齊師遷紀邾鄆部

三年秋紀季以鄆入于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左傳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達齊難也

公羊傳遷之者何取之也

以稱師知取

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

也爲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穀梁傳紀國也邾鄆部國也或曰遷紀于邾鄆部

十年三月宋人遷宿

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

還繞也宋本欲遷宿君取其國先繞

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

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閔公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孔疏云世本無陽國酈道元曰陽都縣故陽國也齊同盟利其地而

遷之漢高六年封將軍丁復爲侯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古

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八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杜之者鄭康成謂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周官謂之杜春秋謂之遷遷紀遷宿遷陽皆是也公羊讀遷爲還音旋謂以地還之使不通何氏訓還爲繞謂還繞其地使不得通四方非杜而何絕謂之杜改謂之遷蓋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如成二年晉敗齊師于鞏郤克以其私憾欲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公穀二傳皆曰使耕者東其畝是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乃古杜之之法也杜省作土韓詩徹彼桑杜自杜沮漆桑杜桑根方言東齊謂根曰杜又地名漢有杜陽縣見漢書志毛詩皆省作土故公穀二傳亦皆作土齊注云以齊爲土地失之矣邦鄆鄆者紀之邑莊元年齊師遷其二邑而留其鄆

以觀紀侯之能下與否下則臣之不下則滅之莊十年宋人遷宿宿不復見者蓋下之而臣於宋矣紀侯終不能下齊至三年乃以鄆與其弟紀季使臣於齊及四年紀侯遂飄然去國蓋未滅而先去也夫此葛爾紀始則杜而遷旣則分而判終則去而亡春秋書之詳且備閔之乎抑善之乎紀侯雖未知其賢亦未聞其臯齊襄無道乃以犯令陵政之臯杜之而使去春秋所以書之詳者非閔紀乃惡齊也惡彼則善此可知國君死社稷義也紀侯不能死何善爾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君子之道有經有權死者義而去者獨非義乎齊人所欲者土地也而托爲復讐之名必欲滅之而後已齊強紀弱故先避而去之然則紀侯之去紀與幽公之去幽雖廢興存亡不同然皆不忍以養人者害

人其心則一也君子以其去之善識其心之仁不然遷宿遷陽
春秋止一書而已曷爲紀侯去國書之若是之詳且備哉諸侯
失國名大者紀侯名也公穀讀爲大去似不辭春秋善紀侯之
去曷爲稱名夫國受之天王及其去也必告於王故名

桓公

五年秋螽

左氏無傳隱元年八月
傳曰有蜚不爲災不書

公羊傳螽何以書記災也

孔疏云釋蟲云螽螽蝻蝻陸璣
毛詩疏云幽人謂之春箕卽春

黍蝗
類也

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莊公

六年秋螟

十有七年冬多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何氏云麋之
爲言猶述也

十有八年秋有蜚

左傳秋有蜚爲災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何氏云蜚之猶言惑也其
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蜚射人者也

二十有九年秋有蜚

左傳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僖公

十有五年八月螽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六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公羊傳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

何氏云是月邊魯人語正月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

賈石記聞聞其礪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傳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文公

三年秋雨螽于宋

左傳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

穀梁傳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宣公

六年秋八月螽

十有三年秋螽

十有五年秋螽冬蜃生

左傳冬蜃生饑幸之也

公羊傳未有言蜃生者此其言蜃生何幸之也變古易常而有天災則宜於此焉變矣

穀梁傳蜃非災也其曰蜃非稅畝之災也

襄公

七年秋八月螽

昭公

二十有五年夏有鸛鵒來巢孔疏云今大河以北皆有鸛鵒不得云非中國之禽宜穴而巢

然信

左傳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童謠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跖跖公在乾侯胡徵褰與襦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

也何氏云鸛鵒猶權欲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微也昭公果為季氏所逐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增之者所謂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也

哀公

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火伏在夏十月今火猶西流司麻過也月令季夏中詩七月流火謂昏見西南漸下流也周官司燿季秋內火是九月昏火始入十月昏則伏火猶西流者言其未盡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有三年秋九月螽冬十有二月螽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六

惠學士春秋說

六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

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

叔孫氏之車子

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子子路死子曰噫天視子祝斷也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

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穀梁傳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

周禮天官冢宰有獸人鼈人獸醫之官獸人掌備獻狼獻麋鼈人掌取互物狸物獸醫掌主療病療瘍夏官司馬有服不氏射鳥氏之官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射鳥氏掌毆除鳥鳶秋官司寇則有冥氏庶氏穴氏翬氏砮蒺氏翦氏赤友氏蠃氏鄭司農讀蠃爲蜚壺涿氏庭氏之官冥氏掌以靈鼓毆猛獸庶氏掌以嘉草攻毒蟲穴氏掌攻蟄獸翼氏掌攻猛鳥砮蒺氏掌覆天鳥之巢翦氏

掌除蠹物赤友氏掌除貍蟲蠋氏壺涿氏皆掌去水蟲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由是後世羣儒遂疑周官之僞以爲周官六典乃一王大法曷爲瑣屑至此且下而及於水蟲之微細蠋氏壺涿氏亦備其官宋儒朱子嘗竊笑之學者亦未敢盡信惟程子篤信之而亦未嘗言其義焉人皆疑周禮而不敢疑春秋者蓋以孟子不見周禮而獨見春秋又以春秋非魯春秋乃天子之事其文其事其義言之最詳讀春秋者考其史之文知其時之事然後徐求其義則得之矣而孟子所言周之班爵王制亦同獨與周禮不同以故學者愈疑之春秋記災記異螽螟及蜚傷我稼穡實害災之大者也不可不記其災六鷁退而霸圖空鸛鵒巢而國君出仁獸獲而哲人亡異之大者也不可不記

其異若夫蜚潛於水麋處於澤蜚生於盛夏

或引山海經以證其異詳見禮說

後世多有之非災亦非異曷爲多麋有蜚有蜚亦書於策哉周禮與春秋皆先王經世大典蜚書於策猶蠋氏列於官其細已甚學者不疑春秋而獨疑周禮則又惑之甚者也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實能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蓋其所以盡人性者教以三物糾以八刑會以禮屬以法其官既備矣而其所以盡物性之官教擾而阜蕃毆攻而禴毒苟有一官之未備必有一物之爲災惟人性與物性皆盡飛征庶虞各得其所然後黎民於變而鳥獸魚鼈之類亦咸若焉學者以孟子言性善遂謂成性者人物本成之性何待於至誠之盡性而後成不知人物之性受之天成之人故堯舜命契爲司徒所以盡人性命

益爲朕虞所以盡物性惟人物之性有未成故聖人又爲之一設官以成之此周公作六典仲尼修春秋皆所以盡人物之性撥亂世而反諸正也君子讀春秋見書冬多麋則知周禮獸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螟冬螽八月螽則知周禮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蛾則知周禮蠹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鵠鵠來巢則知周禮哲族氏庭氏之官廢矣見書西狩獲麟則知周禮山虞澤虞迹人之官廢矣虞主獸屬禽迹人主迹知禽獸之處山澤有麟而迹人不知故曰其官廢也蓋官失於朝故變生於野其官載於周禮其變著於春秋後之學者詳焉

第二子實掌草木鳥獸後世號百蟲將軍有碑有頌周禮以蟲名官又曷怪乎

隱公

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公穀作履繻其音同裂古音厲與履音相近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左傳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公羊傳紀履繻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不親迎也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在塗之稱婦稱其非在塗而稱婦有姑之辭

人國稱夫人

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其不

言使何也履緌不言使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何氏休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婦人

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去國紀季以鄒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錄之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成公

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十月

衛人來媵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

人來媵十年五月齊人來媵

伯姬歸宋在九年二月衛人來媵在八年十月明衛女與嫡同

行也而晉人來媵在九年之夏齊人來媵在十年五月皆在伯姬歸宋之後其媵也仍稱來蓋必先至魯而後自魯歸于宋亦明矣媵不聘故不稱歸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其姬也

孔疏云士昏禮首云昏禮下達然後納宋注云達通也將

欲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言乃後使人納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即昏禮之下達士禮使媒諸侯自使臣行亦媒之義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昏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此納幣即納徵有玄纁束帛儷皮故一名納幣

冬衛人來媵其姬禮也凡諸侯嫁女

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何氏膏肓以為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故齊人來媵無貶刺之文鄭箴

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不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大國來媵我以爲榮故無貶刺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

桓二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

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此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蓋三月廟見之後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在魯而往則然自他而來則但言聘

晉人來媵禮也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媵不書此何以書

錄伯姬也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三國

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爲侈也

穀梁傳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隱二年冬伯姬歸于紀七年春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子謂嫡嫡歸而以媵俱行今嫡不以媵備數故曰不我以以者以之備數而已雖待年於父母之國其後歸也亦當略之而不錄又安得特稱歸且媵不聘不聘爲妾魯聲伯之母叔肸之妾也叔肸乃宣公之弟昆弟之妻相謂爲媵傳稱聲伯之母不聘宣公夫人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媵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焉可與其嫡同稱歸哉

君子修春秋叔姬與伯姬同稱歸者以其賢云而守節也且前之歸于紀特爲後之歸于鄆而書春秋諸侯失國獨紀書之備齊人遷紀而鄆入于齊紀侯去國叔姬不改其節終歸于叔以守五廟婦道克全則是前之歸于紀正爲後之歸于鄆張本春秋言重辭複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者此之謂也內女嫁于諸侯者惟紀叔姬宋共姬書之爲最詳故媵不稱歸而叔姬之媵特稱歸也以其節歸不書媵而共姬之歸三國來媵也以其賢公穀二傳皆以爲詳其事而重錄之實得春秋之義而後世俗儒自謂通經而全無家法好爲異說以亂經遂謂三國來媵非爲賢共姬而書也以非禮書如其然則內女嫁於諸侯豈皆無媵其來媵也豈盡合禮曷爲皆不書獨此賢女共姬之歸也而備

書之以譏其非禮哉且其姬之歸也其禮可謂盛矣書來聘書納幣書致女內女之嫁也皆不書此獨屢書於策其未歸也衛人來媵其既歸也齊晉大國亦皆來媵未聞內女之嫁有若是之盛者也公羊所謂婦人以眾多爲侈者不其然乎左氏謂媵皆同姓而無異姓公羊亦以爲諸侯一娶九女三國來媵則溢其數爲非禮獨穀梁不言其非以爲賢共姬而盡其事焉亦必有說矣天子諸侯之昏禮亡今存者惟士昏禮士昏禮不獨有媵又有御音透女從爲媵媵送也壻從爲御御迎也婦至媵布席于奧及卽席媵沃壻盥于南御沃婦盥于北故曰媵御沃盥交及徹于房也御衽婦席媵衽良席良謂夫及其餼也媵餼壻餘御餼婦餘及質明婦盥饋而徹也媵御餼媵先御後雖無娣猶先

媵無娣者士禮姪娣不必備先媵者媵事夫而御事婦媵貴而御賤也諸侯之昏亦有御鵲巢諸侯之夫人其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將之御迎而將送言百兩侈其送迎之多則御非一人而媵備姪娣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女三爲粲謂一嫡二媵三國來媵一國姪娣二人三國六人合之正符九女之數故春秋備書之以爲後法孰謂三國來媵之爲非禮哉白虎通曰媵必姪娣者爲其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不娶兩娣者博異氣也娶三國女者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然則娶不兩娣亦必無兩姪則一國來媵姪娣二人明矣博異氣者非謂必異姓何休之說失之齊人來媵雖非禮而經無譏文所以詳錄其姬之歸明一時之盛蓋以自古破家亡

國皆由婦人春秋貴婦人之節紀叔姬宋其姬皆內女之尤賢者故春秋貴之學者毋爲異說以亂經可也何氏謂適夫人之下皆有姪娣爲九女愚謂姪娣皆媵也媵分左右必不在未歸之前來媵者一國二女而已當考或云諸侯娶于三國國各有三女非也諸侯惟娶元妃而已宋娶于魯而衛晉及齊來媵媵不聘安得言娶哉諸侯娶於一國而三國來媵經有明文不信經而獨信俗儒之說則吾豈敢

桓公

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五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公穀皆不

觀國史惟篤信師傳齊鄭如紀穀梁無傳公羊謂離不言會是不知其事也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冬紀侯來朝

左傳六年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朝請王

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八年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王十六年

左傳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

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氏采稱爵

何以不

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之父母之於

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

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

八年冬逆王后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

謀於我故弗與使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於鄭

立突賂

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

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

稱人敗稱師重眾也其不地於紀也

公羊謂不地者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何氏

遂以龍門之戰當之未可信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于黃

莊王二年也魯莊元年齊師遷

紀莊王四年

左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前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

齊

春秋諸侯失國或言滅或言亡或言執或言奔未有言去者特言去其國唯紀侯一人而已大夫士有去國之禮而諸侯無聞故曰國君死社稷國滅君死之正也去之非正也且齊紀同姓之國齊滅同姓而變文言去故公羊創為復讎之說春秋為賢者諱故不言滅而言去齊襄無道而稱其賢學者皆知其非矣晉滅虞齊滅紀皆同姓也虞公變文言執可謂之臯虞紀侯變文言去不可謂之臯紀故我以為紀侯之去紀猶幽公之去幽

春秋諸侯失國未有若紀侯去之之善者也紀侯非輕於去國
蓋嘗百計以圖存矣始則求婚於魯繼而納女於周以爲魯乃
周之宗國足以爲援而天王之命或能行於甥舅之齊故桓六
年會于成而諮謀齊難及來朝欲請王命而求與齊成公告不
能者非公無寵於王而不爲之請蓋以衰周之命不能行於強
大之齊也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乃桓王之十六年紀
季姜爲桓王后魯實爲之媒明魯請于王故祭公來謀於我遂
逆王后于紀焉桓王在位二十三年魯桓之十五年桓王崩其
子莊王立紀季姜爲莊王母魯莊元年當莊王四年齊師遷紀
雖以天王之尊不能存其母氏之國坐視齊師遷紀而莫敢救
之則紀之納女于周僅可延數年之國脉而已衰周之命焉能

行於強大之齊哉齊之欲滅紀也始於僖終於襄必欲滅之而
後已魯桓五年齊僖與鄭襲之十三年又合宋衛燕三國伐之
其襲之也紀知之而先爲之備故不克其伐之也是時宋多責
賂於鄭而鄭不從故鄭與魯紀合而敗齊宋之師於紀紀亦因
此得全而魯桓前會于成後會于黃皆謀平齊紀而終不免齊
之處心積慮欲滅紀者蓋非一朝一夕矣自桓五年至莊四年
綿歷十七年而後紀侯卒違齊難而去國非不能下之也與其
下之而臣於齊不若去之而爲寓公於他國非不能死之也與
其死之而爭鬪其民不若去之以安民故以成敗論則幽公去
幽而興紀侯去紀而滅似擬之非其倫然以其心言雖一滅一
興其心一也君子憫其亡悲其去故書之特詳愚於紀侯去國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六終
既論列於前復次第其始終本末以待後之學者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六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